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周紀五 起赧王四十三年盡赧王五十九年

赧王下

己亥四十三年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十七年齊襄王十二年魏安釐王五年韓桓惠王元年燕惠王七年 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爲質於秦 左徒楚官名按去年秦欲與韓魏伐楚黃歇上書止之歸而報楚楚遂使歇侍太子爲質於秦爲楚王疾病歇使太子亡歸楚張本 秦置南陽郡 凡山南水北皆謂之南陽晉南陽在脩武以在太行之南大河之北也秦置南陽郡以在南山之南漢水之北也 秦魏楚共伐燕 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庚寅四十四年秦昭襄王三十六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十八年齊襄王十三年魏安釐王六年韓桓惠王二年燕武成王元年趙藺相如伐齊至平邑括地志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四十里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趙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數千人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躄音璧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

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有公孫龍者善為堅白同異之辯【漢書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注云即為堅白異同之辯者成元英莊子疏云公孫龍著守白論行于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其說如墨子墨守之義白之論起辯者互執是非不勝異說公孫龍能合衆異而為同故謂之同異史記注曰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極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曰黃所以為不堅白所以為不利二說未知孰是】平原君客之孔穿自魯適趙【按孔叢子孔穿孔子之後孫偪曰孔姓殷湯之後本自帝嚳元妃簡狄吞乙卵生契賜姓子氏至湯以其祖感乙而生故名履字天乙後代以子加乙始】

爲孔氏至宋孔父遭華督之難其子奔魯故孔子生于魯。悃音免思也勉也與公孫龍論臧三耳三耳如莊子所藏雞三足之說莊子疏謂數起于一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三名雖立實無定體故雖可以爲三足則兩耳三耳其說亦猶是耳一說耳主聽兩耳形也兼聽而言可得爲三臧臧獲之臧賤獲奴婢也龍甚辯析子高弗應子高孔穿字也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辯也先生以爲何如對曰然幾能令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于君今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無以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于辭公辭勝于理終必受詘詘音屈鄒衍過趙平原君使與公孫龍論白馬非馬之說鄒子曰不可夫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

其所求辭以求是辭雖不厭而得審其是所謂得其所求也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惇迫也訛也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言其言辭紛然而爭欲人先屈從在人後方止也不能無害君子衍不為也坐皆稱善公孫龍由是遂絀通鑑書此言小辯終不足破大道。絀音黜附錄劉向別錄云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五穀遂生今名黍谷

【辛亥】四十五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楚頃襄王二十九年齊襄王十四年魏安釐王七年韓桓惠王三年燕武成王二年

秦伐趙閼與司馬彪志上黨郡涅縣有閼與聚水經注上黨沾縣有梁榆城即閼與故城盧諶征艱賦曰訪梁榆之虛郭乃閼與之舊平史記正義曰閼與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又儀州和順縣亦有閼與城儀潞相近二所未詳又閼與山在潞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閼與即山北也河東潞遼州和順縣有大夫梁餘子養邑秦伐閼與趙奢救之是此遼州即唐之儀州。閼音遏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陿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

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班志武安縣屬魏郡宋白曰洺州治永年縣隋改廣平爲永年爲武安郡秦軍勒兵武安西即此地劉昫曰磁州治滏陽縣漢武安縣地隋又置武安縣亦屬磁州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趙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曰案胥須古人通用須者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

奢許諸卽發萬人趨之秦師從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王封奢爲馬服君括地志邯鄲縣西北有馬服山與廉頗同位以許歷爲國尉　穰侯言客卿竈於秦王使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括地志故剛城在兗州龔邱縣界壽即鄆州之壽張縣也余按唐志鄆州壽張縣武德初置壽州　義渠戎王與秦太后亂生二子至是太后詐殺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以滅其國　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戰國之時仍周之制置上中下三大夫漢百官表中大夫掌論議。雎音雖　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爲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范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欲以懲後令無妄言者范雎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遂

操范睢亡匿更姓名曰張祿附錄初孟嘗君柄齊說張祿先生之致秦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請孟嘗君曰夫秦四塞之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同君之人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謀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睢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睢之前久矣睢之號爲張祿與之偶合耶抑亦冒而托之耶秦謁者王稽使於魏謁者秦官漢因之志云主殿上時節威儀謁者僕射一人爲謁者臺率其下有給事謁者有灌謁者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遊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范睢見王稽語未竟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爲誰稽曰丞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甯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

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向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待命歲餘當是時秦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又東破齊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而穰侯華陽君涇陽君高陵君皆以太后故用事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剛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求見王見之於離宮離宮別宮也范雎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佯詐也如

諮曰周宣王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爲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或曰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閒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補於秦而死此臣之所大願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溷濁也又污辱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王亦拜

范雎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兔也 韓盧天下之駿犬蹇兔病足之兔韓盧搏兔無不獲者 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 言殺唐昧也見上卷十四年 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而伐齊大破之齊幾於亡 事見上卷三十一年 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 以門戶為喻門戶之闔闢皆由於樞 王若用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 彊者未易柔服故先親附弱者 楚趙皆附

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慮也王曰善乃以范睢爲客卿與謀兵事時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范睢謂秦王曰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謀秦者以己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與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睢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

壬辰 四十六年 秦昭襄王三十八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十年齊襄王十五年魏安釐王八年韓桓惠王四年燕武成王三年

秦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拔 胡傷疑即上卷之客卿胡陽也 趙且伐燕蘇

代爲燕謂趙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暴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蚌音棒鷸音聿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

癸巳 四十七年秦昭襄王三十九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十一年齊襄王十六年魏安釐王九年韓桓惠王五年燕武成王四年秦王用范雎之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班志懷縣屬河內郡括地志曰懷縣在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

甲午 四十八年秦昭襄王四十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十二年齊襄王十七年魏安釐王十年韓桓惠王六年燕武成王五年秦悼太子質於魏而卒　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

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故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大梁魏都夷門蓋大梁城北門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古者乘車尊者在左虛左以迎尊侯生而禮之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

亥脾睨故久立與其客語脾睨不正視也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索隱曰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爲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閒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乙未四十九年秦昭襄王四十一年楚頃襄王卅惠文王三十三年齊襄王十八年魏安釐王十一年韓桓惠王七年燕

武成王六年秦拔魏邢丘范睢日益親用事因乘閒說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陶穰侯封邑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左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辛伯曰大都耦國亂之本也申無宇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衛蒲戚實出獻公齊渠丘實殺無知而陳蔡不羹亦殺楚靈王此皆大都危國也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淖齒弑齊湣王事見上卷三十一年李兌管趙囚

主父於沙邱百日而餓死事見上卷二十年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漢承秦制鄉置有秩漢官曰鄉戶五千則置有秩掌一鄉之人風俗通曰有秩則田閒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大吏謂左右中吏以上爲吏者也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雎又謂王曰亦聞恆思有神叢與恆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勢得無危乎臣未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

人持而疾走百人誠與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稱瓢爲器國必裂矣王聞之大懼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以范雎爲丞相封爲應侯應國名周武王之子封於應其地在唐安州界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死已久矣聞秦且東伐乃使須賈於秦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至邸閒步投閒隙徒步而行也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字叔恙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者也古人相問率曰無恙朱熹曰古者草居多被噬蟲之害故相問曰無恙乎雎曰然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否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逃亡至此安敢說乎賈曰今叔何事雎曰臣爲人傭賃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一綈袍贈之綈厚繒也袍長襦也記玉藻曰纊爲繭縕爲袍孔穎達曰純著新綿者爲繭雜用舊絮者爲袍○綈音提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

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睢曰主人翁習知之惟睢亦得謁睢請爲君見於張君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睢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睢歸取大車駟馬爲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皆避匿賈怪之至相舍門謂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賈曰向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膝行屈膝就地而行以示降伏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鑊音黃入聲唯君死生之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

雎曰汝罪有三耳昔楚昭王時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莝寸斬之稾雜豆以飼馬莝豆兩物也）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屠殺也自古以來以攻下城而盡殺城中人爲屠城亦曰洗城）須賈還以告魏齊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范雎既相王稽謂之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塡溝壑是

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塡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納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尙止於謁者非其納臣之意也王乃拜稽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以爲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　趙惠文王薨子孝成王丹立以平原君爲相

丙午五十年 秦昭襄王四十二年楚頃襄王三十四年齊襄王十九年趙孝成王丹元年魏安釐王十二年韓桓惠王八年燕武成王七年

秦宣太后薨太后被廢故以憂薨九月穰侯出之陶

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 事見三卷十年 薦白起爲將 見上卷二十三

年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言拓地東聯于齊也事並見上卷）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彊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搤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真傾危之士哉

秦王以子安國君為太子（為安國君立子異人為嗣張本）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于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唾口液也）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

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春秋時宋國之官有左右師上卿也趙以觸龍爲左師蓋亢散之官以優老臣者也息子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黑衣衛士之服也）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媼烏老翻女老者之稱趙太后之女嫁於燕故稱之曰燕后）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

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魏王嘗欲親秦伐韓以求故地公子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

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

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

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以伐燕取中陽在定州唐縣北四十一里又伐韓取注人在汝州梁縣西四十五里 齊襄王薨子建立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秦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請解之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使者曰已解矣

丁酉五十一年秦昭襄王四十三年楚頃襄王三十五年齊王建元年趙孝成王二年魏安釐王十三年韓桓惠王九年燕武成王八年 秦武安君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戊戌五十二年秦昭襄王四十四年楚頃襄王三十六年齊王建二年趙孝成王三年魏安釐王十四年韓桓惠王十年燕武成王九年 秦武安君伐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絕之秦封白起為武安君韓之南陽即河內野王之地班志太行山在野王西北括地志在懷州河內縣北四十五里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

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楚頃襄王疾病黃歇言於應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是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黃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留太子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

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爲楚使者御而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王從之黃歇至楚三月秋頃襄王薨考烈王即位以黃歇爲相封以淮北地號曰春申君虞卿見春申君曰夫梟棊之所以爲能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春申君乃養客三千人

赧五十三年秦昭襄王四十五年楚考烈王完元年齊王建三年趙孝成王四年魏安釐王十五年韓桓惠王十一年燕武成王十年楚人納州於秦以平司馬彪志南郡州陵縣註云楚考烈王納州於秦即其地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史記正義曰從太行西北澤潞等州皆上黨郡地釋名云上黨所治在山上其

所最高故曰上黨○野王即今之懷慶府上黨即今之潞安府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韓都新鄭自上黨適鄭由野王度河今秦拔野王故鄭道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於趙不樂爲秦有城市邑十七城市邑言邑之有城市者指言大邑也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因受之則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

頭小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强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久足以當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爲華陽君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

庚子五十四年秦昭襄王四十六年楚考烈王二年齊王建四年趙孝成王五年魏安釐王十六年韓桓惠王十二年燕武成王十一年

辛丑五十五年秦昭襄王四十七年楚考烈王三年齊王建五年趙孝成王六年魏安釐王十七年韓桓惠王十三年燕武成王十二年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司馬彪志上黨泫氏縣有長平亭括地志長平故城在上黨縣西四十一里杜佑曰白起坑趙卒於長平有頭顱山築臺於壘

中因山爲壘宋白曰秦坑趙卒於長平今澤州之北高平縣西北二十一里長平故城是也以按據上黨民補註按抑止也據依據也頗恐民散故軍於長平以抑止之而使依據於此也王齕因伐趙趙軍數戰不勝亡一裨將四尉裨將軍之副將也尉軍中諸部都尉也趙王與樓昌虞卿謀樓昌請發重使爲媾媾和也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納鄭朱矣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王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旣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

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鼓瑟者絃有緩急調絃之緩急在柱之推轉若膠其柱則絃不可得而調緩者一於緩急者一於急無活法矣）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兵以正合以奇變）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

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卽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爲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王齕爲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閒趙兵分而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請粟於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卻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彊秦

不務爲此而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言括欲分其卒爲四隊更攻秦壘自一隊至四隊至五則復之而不能出也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趙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赧王五十六年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楚考烈王四年齊王建六年趙孝成王七年魏安釐王十八年韓桓惠王十四年燕武成王十三年十月秦武安君分軍爲三王齕攻趙武安皮牢拔之史記正義日皮牢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余謂秦兵已至上黨不應復迴攻絳州之皮牢宋白曰蒲州龍門縣秦爲皮氏縣今縣西一里八十步古皮氏城是也恐不可以皮氏爲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太原即漢太原郡地在上黨西北盡有

上黨地韓魏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武安君即圍邯鄲乎曰然蘇代曰趙亡則秦王王矣秦之稱王自王其國耳今破趙國則將王天下矣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邱困上黨四十九年通鑑書秦拔魏邢邱豈其時邢邱之地固屬韓耶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司馬彪志河南卷縣有垣雍城或曰古衡雍註曰今縣所治城是也史記正義曰垣雍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正月皆罷兵觀此則亦用十月為歲首蓋因秦紀而書之也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為秦殺白起張本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約事約結和之事也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

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趙王計未定樓緩至趙趙王與之計之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緩謂趙與秦和則天下疑趙有秦之援將不敢乘弱而圖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虞卿聞之復見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卿謂趙與秦和則天下愈疑而不肯親趙也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齊自宣湣以來親楚而讎秦孟嘗君嘗率諸侯伐秦至函谷其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而示

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媾重講也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秦爲韓魏使事秦趙結韓魏使親趙是與秦易道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求和於趙也樓緩聞之亡去趙王封虞卿以一城　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大夫皆以為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敝而擊之子順子順斌字也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良將謂白起也何敝之承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昫昫焉相樂也昫音許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

將及己也今子不悟避破巢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上子上生子家子家生子京子京生子高子高生子順初魏王聞子順賢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以爲相子順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蔬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魏王郊迎以爲相子順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者咸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子順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左傳子產相鄭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褚所以貯藏衣物左傳鄭賈人欲脫荀罃將寘諸褚中而出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賢庸知

謗乎文咨曰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相魯人誦之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化既成民又誦曰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裘衣惠我無私麛鹿子也以其皮爲裘記曰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戾罪也郵與尤同過也章甫殷冠孔子曰丘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古者大夫羔裘以居狐裘以朝麛裘而芾謂芾與麛裘不稱也刺孔子裘衣而章甫言孔子相魯能行古之道也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異乎聖賢矣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素餐吾罪深矣尸主也素空也尸利言仕不能行道而主於利也素餐言空食君之祿而不能有所爲也退而以病致仕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

慧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伊摯即伊尹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呂望在商史記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自此至秦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凡三十八年

初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何不為從魏王曰秦許我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

王曰不能平都君曰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魏於是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王不聽出遇虞卿曰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虞卿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返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

辱名王之勤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秦王欲爲應侯必報其仇乃遺平原君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遂入秦秦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

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秦王乃遺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補註按平原君乃趙惠文王之弟于孝成王爲叔今秦昭王以爲王弟誤也

魏齊窮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魏齊偕亡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生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屩音腳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黄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卿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而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秦乃歸平原君

月秦五大夫王陵復將兵伐趙武安君病不任行

五十七年秦昭襄王四十九年楚考烈王五年齊王建七年趙孝成王八年魏安釐王十九年韓桓惠王十五年燕武成王十四年正月秦王陵攻邯鄲少利益發卒佐陵陵亡五校校猶部隊也立軍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五人為列列有頭二列為火十人有長立火子五火為隊隊五十人有頭二隊為官官百人立長二官為曲曲二百人立侯二曲為部部四百人立司馬二部為校校八百人立尉二校為裨將千六百人立將軍二裨將軍三千二百人有將軍副將軍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卹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饋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

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幷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臣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眾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眾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眾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眾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眾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

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脩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鬭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眾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眾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

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乃以王齕代王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錐光曰穎）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

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事見上卷三十七年史記正義曰鄢郢故城在襄城率道縣西南九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七里三戰而辱王之先人謂焚夷楚之陵廟也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

惡嚮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用犬及猳大夫以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以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說文錄錄隨從之貌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毛遂爲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

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班志鄴縣屬魏郡 名為救趙，實挾兩端。又使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間入，由間道而入也 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卻其兵。平原君猶豫未決。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我請為君責而歸之。乃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以戰而能斬首有功者為上，故曰上首功 彼即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

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不帝秦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嬰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之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誠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先生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

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司馬彪志河內郡蕩陰縣有牖里城紂囚文王於此史記正義曰其地在蕩陰縣北九里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考異曰史記魯仲連傳云新垣衍謝曰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按仲連所言不過論帝秦之利害耳使新垣衍懼作而去則有之秦將何預而退軍五十里乎此亦游談者之誇大也不取

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

秦圍趙急趙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

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縱公子輕勝棄之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救趙及賓客辯士游說萬端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至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還見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無他端言無他奇策以發蹤也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還也公子再拜問計侯嬴屏

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虎威猛之獸故以為兵符漢有銅虎符）奪晉鄙之兵北救趙西卻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孫武子之言）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晉鄙若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嚄汪入聲又鶴入聲唶有借責二音）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

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與侯生詣至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椎晉人謂之終葵鐵椎以鐵為之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而是時侯生果北向自剄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武安君聞之曰王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稱病篤不可起

甲辰五十八年秦昭襄王五十年楚考烈王六年齊王建八年趙孝成王九年魏安釐王二十年韓桓惠王十六年燕孝王元年

十月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師古曰謂奪其

謂合爲士伍言使從士卒之伍也班志陰密縣屬安定郡古密國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括地志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古密須氏之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汾城卽漢河東臨汾縣城也去蒲坂尚遠秦蓋屯兵於此爲王齕聲援括地志臨汾故城在絳州正平縣東北三十五里武安君病未行諸侯攻王齕齕數卻使者日至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水經注渭水故渠逕安陵南渠側有杜郵亭又逕渭城北秦咸陽漢之渭城也史記正義曰今咸陽縣城本秦時杜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王與應侯羣臣謀曰白起之遷意尚怏怏有餘言不乃使使者賜之劍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齕解邯鄲圍走鄭安平爲趙所困將二萬人降趙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當

收三族秦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公子無忌既存趙遂不敢歸魏與賓客留居趙使將將其軍還魏趙王與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爲公子先韊音蘭皮囊也以盛弓矢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趙王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唐雎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記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

辠過師古曰辠字秦始皇以辠字近皇字改爲罪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杜佑曰信陵君邑於今宋州甯陵縣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欲見之兩人不肯見公子乃閒步從之游甚驩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之賢故背魏而救趙以稱平原君今平原君所與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此兩人遊尚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遊爲裝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免冠謝乃止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

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附錄烈士傳云信陵君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顧望見一鷂在屋上已而飛去公子乃縱鳩鷂復逐而殺之公子不懌暮爲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而無忌弗能庇吾負之有能捕得此鷂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聲境內捕得鷂三百餘頭以奉公子公子乃親按劍臨於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鷂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放其餘者士聞而益附平原君欲封魯連以其折新垣衍言帝秦也使者三返終不肯受又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兕是楚魏之救未至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耶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

辯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閒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秦太子之妃曰華陽夫人（蓋食湯沐邑於華陽因以爲號）無子夏姬生子異人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人不禮之異人以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師古曰孽庶子也音孽曰猶木之有櫱生也索隱曰進者財也宜依小顏讀爲賮）居處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賈人居滯積貨何時以牟利以異人方財貨也）乃往見異人說曰吾能大子之門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

矣太子愛華陽夫人夫人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傒有秦國之業子傒子傒蓋秦太子之子愛而居長者士倉又輔之子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異人曰然則奈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遊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之姊而以奇物獻於夫人因譽子異人之賢賓客徧天下常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今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為適夫人誠以此時拔之

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爲然承閒言於太子曰子異人絕賢往來者皆稱譽之因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異人立以爲子以託妾身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嗣因厚餽遺異人而請呂不韋傅之異人名譽盛於諸侯呂不韋娶邯鄲諸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應劭曰娠震動懷任之意孟康曰娠音身漢史娠多作身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孕期年而生子政蓋任身十二月而生子也子政是爲始皇爲呂不韋以此貴張本異人遂以爲夫人邯鄲之豪趙人欲殺之異人與不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脫亡赴秦軍遂得歸異人楚服而見華陽夫人蘇甚不韋以夫人必思楚故使異人服楚製以說之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

乙巳五十九年秦昭襄王五十一年楚考烈王七年齊王建九年趙孝成王十年魏安釐王二十一年韓桓惠王十七年

燕孝王二年　秦將軍摎伐韓取陽城負黍摎音鳩陽城即今河南府之登封縣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崩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附錄初洛邑與宗周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地漸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喜爲商賈不好仕宦○周以是年滅漢高祖即位三年生天道倚伏豈偶然哉

資治通鑑補卷五終